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

第三十回 聞叛逆於冰隨征旅 論戰守文煒說軍機

詞曰：土雨紛紛，征塵冉冉，凝眸歸德行人遠。饑鳥啄樹葉離枝，青磷遍地光旋轉。木偶軍門，才思短淺，書生抵掌談攻戰。奇謀三獻勝孫吳，凱歌方遂男兒願。

——右調《踏沙行》

話說林岱再三跪懇，於冰方肯入城，同至關帝廟內。少刻，聽得兵丁等眾人來，說道：「我們大人來了！」須臾，聽得廟外叫道：「冷先生在那裡？」於冰只得迎將出去。林桂芳看見，緊跑了幾步，拉住於冰的手，大笑道：「先生固然是清高人，也不該這樣鄙薄我們武夫；若不是小兒輩趕回，此刻已到了安南國交界。」於冰道：「生員山野性成，村俗之態，實不敢投刺轅門。」桂芳大嚷道：「你為何這樣稱呼？這是以老匹夫待我了！日後總要你兄我弟的方可！」兩人攜手入房，桂芳先叩頭下去，於冰亦叩頭相還。兩人坐下，林岱、文煒下面相陪。桂芳道：「朱相公時刻說老長兄所行的事，小弟聽了，心肝肺腑上都是敬服的。方才又說起他媳婦，承老長兄幾千里家安頓他，這是何等的熱腸！且能未動先知，真正教人愛極，怕極！」於冰道：「這皆是朱兄過為譽揚，冷某實一無所能！」桂芳道：「你也不必過謙，我今年六□多歲了，心上還想要再活一二□年，可到我衙門中住幾天，將修養的道理傳與我，我才放你走哩！」吩咐左右人道：「與冷先生快預備轎子！我是騎馬來。」於冰道：「冷某賦性愚野，不達世故，況貴署事務繁雜，實非幽僻之人情所甘；承厚愛就在這廟中住一半天罷。」桂芳道：「我知道。你不但我們武官，就是文官你也害厭惡。我衙門裡有一處花園，你到那邊，我不許一個人來往，何如？」於冰仍要苦辭，桂芳道：「你要不去，我是個老豬狗。」於冰見桂芳為人爽快，敬意又誠，不好□分違他的意思。說道：「大人請先行，冷某同令郎公子入署。」桂芳道：「轎已現成。」於冰道：「大人若象這樣相待，冷某就決意不敢領教了。」桂芳道：「就不坐轎罷。」復又彼此讓了半晌，桂芳方才先行，於冰與文煒等步入衙門。不想桂芳即在頭門內恭候，攜手到花園內，左右已安放酒席停妥。於冰道：「冷某斷煙火食已數年矣！即茶酒亦不敢領。」桂芳道：「難道你經年家餓著不成？」於冰道：「果子或果乾還間時用用。」桂芳道：「容易！」吩咐速刻整理。讓於冰坐了一桌，桂芳與林岱、文煒坐了一桌。

大家正在敘談時，只見家丁稟道：「有軍門大人差千總張彪為飛報軍情事，星夜齎火牌前來，在轅門立等回話。」桂芳道：「取文書來我看！」須臾，家丁拿至，見上面黏著□數根雞毛；拆開一看，內言：「大盜師尚詔，於本月初六日二鼓，率領數千逆黨，在歸德府城內各門舉火，殺戮官民；刻下已據有歸德，寧陵亦同時為賊所有。已飛飭南陽府總兵官管翼，從西南一路起兵，該總兵官即日整點五千人馬，揀選勇敢將士，限六日內，至歸德城下會兵殲滅！本院定於初八日辰刻，帶兵赴援。事關叛逆，不得少延時刻，違誤軍機，致乾未便。火速！火速！」原來明時各省俱有軍門，提調通省人馬，管轄各鎮；督撫止專司地方事務，兼理糧餉。林桂芳看罷大驚失色！將票文送與於冰、林岱等公看，隨發令箭，曉諭各營官弁：匯齊花名冊籍，準備衣甲、器械、旗幟、馬匹，今晚二鼓聽點，違令定按軍法。又傳來千總張彪問話，家人將張彪領來，參見畢，侍立一旁。桂芳問道：「軍門大人定在初八日起兵麼？」張彪道：「千總是初七日申時動身，此刻才到；亦聽得大人早晚發兵，來知定在何日。」桂芳道：「怎麼有此變異之事？你可知師尚詔是何等之人，並叛逆的原由麼？」張彪道：「這師尚詔是初六二鼓，在歸德城內起手；辰刻聲息即到開封。午時陳留縣解到奸細一人，係師尚詔妻兄，叫蔣衝；因在省城探聽動靜，病在陳留，窩家黃貢生與他煎藥不如法，角起口來。黃貢生不能容忍，始行出首。陳留縣立即鎖拿夾訊，始知師尚詔根由。陳留縣星夜解到開封，軍門同巡撫二位大人會審，口供與陳留縣所問皆同。」桂芳道：「你可將他口供詳細說來。」張彪道：「這師尚詔原是歸德府城人，自幼父母早死，依藉他族兄師德慶度日。他生得身長七尺五寸，腰闊八圍，雙拳開三石之弓，二臂有千斤之力。從□九歲便在賭錢場中尋覓衣食，屢行毆鬥傷人，被地方官逐離境外。後來便在各府具遊走。寧陵縣中有父子幾人，姓蔣名自興，原是跑馬賣解人家；他有一個閨女，名喚蔣金花，□五六歲時遇一姓秦的女尼僧，說他有后妃之相，就住在蔣家，傳與蔣金花一部妖書，名《法源密錄》，內多呼風喚雨、豆人草馬之術。這尼姑又閒行市鎮，看見帥尚詔，說他龍行虎步，將來可做天子；因此蔣自興聽秦尼的話，招他做了女婿，與金花相配。又嫌寧陵地近省城，不便做事，遷移在彰德府涉縣山中居住。從地中掘出銀二三□萬兩，藉此招納四方無賴之徒，無所不為，數年間逆黨滿一肯，各州縣鄉堡村莊鎮，俱有窩家，潛藏叛賊頭目、幹辦打劫財物，引誘愚人。師尚詔因歸德是他祖居，所以歸德黨最多。二年前，又從涉具搬回，在歸德左近居住。本月初六日二鼓時候，率領賊眾，一齊發作，官吏盡被殺害，將歸德據住。寧陵亦係同時內外協應為所得。事關重大，求大人即刻起兵。」桂芳道：「我知道了！」吩咐家丁用心打發他酒飯，張千總出去。朱文煒道：「幸虧我家人離財散，若在虞城，又擔一番驚險。」桂芳向於冰道：「小丑跳樑，劫奪城縣，正是小弟等出力報效的時候。老長兄能替朱相公分憂，就不能與小弟出個主見？」於冰道：「冷早迂儒，未嫻軍旅，承下問，誠恐有負所托；然殺賊安民，正是替天行道，我尋思已久，要就這件事，成就幾個人。只是一件，冷某若去，止可我們三人知道，只怕大人家丁傳出冷於冰名姓，那時我即不辭而去矣。還望預行戒諭。不是冷某誇口說，只是略施小計，管教大人馬到功成。」桂芳喜出望外，連忙出席頓首叩謝，道：「隱埋老長兄名姓，都交在小弟身上。」一面吩咐中軍官，先選二□名精細兵丁，此刻起身，在歸德、開封兩處打探軍情，陸續通報；傳齊副、參、游守、千把等官，曉堂聽點。燈後別了於冰，升堂揀選隨征官將，復到教場點齊人馬，至四鼓回衙。於冰道：「我與令郎、朱兄同騎馬去。」桂芳道：「小兒向曾學習弓馬，就是到兩陣前，一刀一槍，也還勉強去得；朱相公瘦弱書生，教他做甚麼？亦且衙門無人照管。」文煒道：「我去實一無所用。」於冰道：「我著你和林公子同去，有個深意在內；你苦失此機會，恐無出人頭地之日了。」文煒連忙改口道：「晚生雖一無所用，也正要看看兩陣對壘的勢面。」桂芳道：「他去了，衙門內外無人奈何？」於冰道：「外事有承辦官員，內事托一二老練家人，尚有何慮？況此去不過月餘就要收功。非是我冷某藐視人，秦尼、蔣金花俱有邪法幻術，量軍門和管鎮台還未必平的了那師尚詔。」桂芳大喜道：「運籌帷幄，決勝千里，原倚賴著老兄。既著朱相公去，便回去走遭。」到天明祭旗放炮，人馬向東南進發。

走了一日夜，探子報道：「軍門大人初八日起兵，如今還在睢州道上安營，未敢輕進。」原來這軍門姓胡名宗憲，是個文進士出身，做得極好的詩賦，八股尤為精妙，係嚴世蕃長子嚴鵠之妻表舅也，已做到兵部尚書，素有名士之稱。他嫌都中不自在，求補外任，嚴嵩保舉他做了河南軍門，只會吃酒做詩文，究竟一無識見，是個膽小不過的人，因此才躲在睢州道上安營，聽候歸德的動靜。桂芳聞知，心上想道：「既然軍門停住睢州，我且先會巡撫，亦未為遲。」於是將人馬扎住，跟二三人入城。巡撫曹邦輔接入衙門，敘說目下賊情。言：「師尚詔連日分兵，已拔夏邑、永城、虞城等處，各差賊將鎮守；又於歸德城外東南北三面，各安了三座營盤，為四方策應，使我兵不能攻城；又於城兩面安了八座連營，防開封各路人馬，約有二三萬賊眾據守；沿黃河一帶，並永城地方，各安重兵阻絕東南兩省救應，聲勢甚是猖獗，傳言早晚來攻打開封。兩位老鎮台又未到，胡大人領兵離開封百餘里，就在睢州道上安營，按兵不動，一任叛賊攻取左近州縣。今早聖旨到，著軍門火速進剿，敕諭弟辦理糧草，參贊軍機。是這樣耽延時日，聖上責問下來，該如何復奏？弟刻下委員於各州縣催辦糧草，也不過三兩日內就到軍前。」桂芳道：「據大人所言，這師尚詔竟有調度，非尋常草寇可比。小弟此刻就去睢州見胡大人，請教破賊的軍令。」說罷，辭了出來，帶軍馬到了睢州，離軍門大人三里安營，請於冰計議，並刻下賊形。於冰道：「俟大人見過軍門後，自有理會。」桂芳到軍門營前，稟見胡宗憲。禮畢，桂芳列坐一旁。宗憲道：「本院連日打聽，知師尚詔相貌猙獰，兵勢甚是凶勇，賊眾下下□數萬之多，本院因此按兵不動，等個好機會破他。」桂芳道：「兵貴神速！此時師尚詔雖據有歸德，究之人心未定，理該鼓動三軍銳氣，掃除妖孽，上慰聖天子宸廬，下救萬姓倒懸；若待他養成氣勢，內外一心，日日攻奪州縣，似非良策。」宗憲道：「林總兵談軍何易易那？兵法云：全軍為上，破軍次之；

攻心為上，攻城次之。大抵王者之師，以仁義為主，不以勇敢為先；此等鼠輩，有何成算？急則合同拼命，緩則自相攻擊。耽延日久，必生內變；俟其變亂擊之，非投降即鼠竄矣。若必決勝負於行陣之間，使軍士血肉蹀躞，此匹夫之勇，非仁智之將也！吾等固應為朝廷用命，亦當為子孫惜福。」桂芳道：「此賊壽晝迥非草寇可比，大人還須為急設處。」宗憲道：「本院已發火牌，調河陽總兵管翼同到睢州，等他來，大家商一神策，然後破賊，汝勿多言，亂我懷抱！」桂芳見他文氣甚深，知係膽怯無謀之輩，只得辭出，與於冰訴說軍門的話。於冰道：「賊眾備細，冷某已盡知，俟管鎮台同曹撫院到來，自有定奪。」不想於冰於懷慶起身時，已將二鬼放出，在歸德一府往來，查聽眾賊舉動，許他們不論早晚，有信即暗中通報。又候了一日，總兵官管翼到來，先到桂芳營中拜望，問了原委，然行同桂芳去軍門營前稟見。軍門傳入，兩總兵參見畢，軍門命坐兩旁。胡宗憲道：「賊勢凶勇，斷不可以力敵；我看屯兵待降，還是勝算；二總兵有何高見，快我肺腑？」管翼道：「探訪的賊眾志氣不小，兼有邪法，必無投降之日；即投降亦為王法所不容，宜速該並力剿戮，除中州腹心之患為是！」宗憲拂然道：「此林總兵之餘唾也。」管翼道：「不知大人有何妙謀？」宗憲道：「本院欲行文山東、江南兩省，會齊人馬，三路軍門合剿；此戰必勝，攻必取、至穩之計！二鎮將有同心否？」桂芳道：「賊勢疾同風火，山東、江南人馬非一日可至，倘再攻陷開封，當如何之？」宗憲忙用兩手掩耳道：「汝何出此不祥之言？詛咒國家，就該參奏才是！」兩總兵相顧駭愕，不敢再議。坐了好半晌，宗憲忽然以手書空道：「師尚詔，師尚詔！汝何不叛逆於他省，而必叛逆於河南？真是咄咄怪事！」兩總兵見他心緒個寧，各辭了出來，桂芳又回到管翼營中。管翼道：「胡大人無才無勇，必蹈老師玩寇之罪！你我這兩總兵好容易得來，豈肯白白的教他帶累？不如公寫一書字，特你我兩番議論的話，詳細達知巡撫曹大人，看他是何主意？將來你我也有得分辯。」桂芳深以為然，隨即公寫書字，星夜寄去。

至第二日絕早，巡撫曹邦輔到來，先到軍門營中，差人請二總兵議事。於冰將林岱、文煒俱暗中囑咐過：「如此如此！」兩人扮做家丁，跟了桂芳到中軍帳。諸官見禮畢，軍門、巡撫對坐，二總兵下坐，大小武官分立兩邊。曹邦輔道：「賊勢日猖，開封亦恐不保，二位鎮台大人不肯動兵，欲師尚詔自斃歸德耶？」兩總兵俱不好回答。宗憲道：「弟等欲商議神策，一戎衣而定歸德。奈事關重大，恐蹈喪師辱國之恥，故不得不細細斟酌耳！」邦輔微笑了一笑，又向二總兵道：「兩位鎮台亦有神策否？」二總兵齊聲道：「統聽二位大人指示施行！」曹邦輔道：「我本文官，未知行陣輕重緩急，然此事亦思索已久；若率眾攻奪歸德，賊眾遠近俱有連營阻隔；若命將力戰，勝負均未敢定。必須使他四面受敵，不能救應方好。無如寧陵、夏邑、永城、虞城等處，又為賊得去，其羽翼已成，奈何，奈何？」諸官俱各無言。忽見朱文煒從林桂芳背後走出，跪稟道：「生員欲獻一策，未知諸位大人肯容納否？」胡宗憲問左右道：「此人胡為乎來？」桂芳忙起立，打躬道：「此是總兵義子朱文煒，係本省虞城縣秀才。」宗憲大怒道：「我輩朝廷大臣尚不敢輕出一語，他是何等之人，擅敢議及軍機重事？將侍汝義父總兵官，藐視國家無人物麼？」曹邦輔道：「用兵之際，智勇為先，不必較論他功名大小，此時即兵丁，亦可與言。」說罷，笑向文煒道：「你莫害怕，有何意見，只管向我盡情說；就說得不是些，不聽你就罷了，有何妨礙？」文煒叩頭稟道：「目今師尚詔四面俱有連營，列於歸德城外；西門外人馬倍多，此防開封之教授也。依文煒下情猜度，賊四面雖有連營八座，不過人多勢眾，諒非精練之卒，理應先攻通我開封道路；寧陵雖為賊據，鎮守者必非大將之才，可一將而取也。文煒訪得賊眾家屬雖盡在永城寄頓，去歸德止有一百八十里，此城內必有強兵猛將保守，宜速選一大將，帶領硬兵鐵騎，但旗息鼓，繞道直搗永城，尚詔必遣兵救應；比及賊眾救到，永城亦攻拔多時矣。永城既得，歸德賊眾人人心中俱有妻子繫念，勢必心志惶惑，戰守皆不肯盡力。然未攻永城之前，必須先遣一將，引兵攻打寧陵，使賊人無暇議我之後。再著勇將三四員，命一大將統之，帶兵直驅歸德，攻其西面連營，卻斷斷不可全攻，或攻西北，或攻西南，止攻一營，一營破，則七營定必牽動。復用一二將帶兵，遙為觀望，俟其七營教授時，趕來盡力合擊，賊眾不知有伏兵多少，必散敗走歸德矣。此時須趁勢即勒兵歸德城外，佯為攻打之勢，使彼不暇救應諸路，姑留虞城、夏邑不攻，俟永城、寧陵兩處成功後，則西北正東俱為我有，就以破永城之兵攻夏邑，以破寧陵之兵攻虞城，二城諒無才智之人把守，破之最易；二城破後，沿河守禦賊眾，可不戰而散。大人可一邊遣將接應諸路，一邊起闔營大兵攻歸德，師尚詔四面援絕，雖欲逃走，亦無路矣！庸愚之見，未知各位大人以為何如？」

曹邦輔拍手大笑道：「此通盤打算，較圍魏救趙之策，更為靈變敏捷。我亦曾晝夜思索，必須如此，使賊人前功一朝盡廢，只是想不到佯般調度耳！真是聖天子洪福，出此智謀之士！但還有一件我倒要問你：賊眾妻子果都在永城麼？」文煒道：「此係至真至確！生員何敢在軍前亂道，做不保首領之事？」曹邦輔道：「永城一破，歸德賊眾之心必亂，此策最妙！然大眾妻子盡寄一城，城內強兵自倍多他處，而猛將定必有數人鎮守，這必須一武勇絕倫、智謀兼全之將，方克勝任；少有差遲，不但自己送了性命，且誤國家大事不淺！而虞城、夏邑俱不能攻奪。」說罷，向帳上帳下普行一看，道：「那位將軍敢當此任？」眾將官無一應者。又見林總兵背後走出金剛般一大漢，跪稟道：「生員願去立功！若得不了永城，情願將首級號令轅門，為無勇無才、妄膺大任者戒！」曹邦輔向眾官道：「大哉，言乎！」又笑問道：「看你這儀表，實可以奪崑崙，拔趙幟，你且說你又係何人？」林桂芳欠身道：「這是小弟長子林岱。」曹邦輔亦欠身拱手道：「智勇之士，盡出一門。我看令郎漢仗雄偉，氣可吞牛，定有拔山扛鼎之勇，此去必成大功。今朱秀才之謀既在必行，理合一齊發作，方使逆賊前後不能照應；老鎮台就與令郎撥三千人馬，暗搗永城。功成之日，我與胡大人自行保題。攻打西面連營責任，也不在取永城之下，須得英勇大將方可勝此巨任；兩鎮台屬下，誰人敢去？」管翼道：「小弟願領本部人馬效力。」邦輔道：「老鎮台親去，勝於萬甲兵，小弟無憂矣！」桂芳道：「小弟去攻打寧陵。」邦輔道：「寧陵不用起動老鎮台，遣兩員將備帶一千人馬即足。鎮台可帶兵接應令郎，倒是第一要務。管鎮台止有本部五千人馬，攻打賊營八座，實是不足；看來再有一二勇將統兵接應協擊，方為萬全。」話未完，忽見中軍帳下閃出兩個武官，跪稟道：「小將一係軍門左營參將羅齊賢，一係轅門效力守備呂於淳，情願接應管大人，只是沒有人馬。」邦輔道：「就將胡大人麾下人馬，撥與你三千最便，何用別求？」宗憲滿面怒容，說道：「曹大人以巡撫而兼軍門，足令人欽羨之至！只是此番若勝，自是奇功；設或不勝，其罪歸誰？」邦輔大笑道：「以孔明之賢智，尚言成敗利鈍不能逆睹；邦輔何人，安敢保其必勝？至言以巡撫而兼軍門，是以狂悖責備小弟，但小弟既為朝廷臣子，理應盡心報國，無分彼此，勝敗非所計也。日前奉旨，著小弟參贊軍機，就是今日提調人馬，亦職分所應為。今與大人講明：勝則大人之功，敗則曹某與二總兵認罪。若大人按兵觀望，小弟不敢聞命！」宗憲面紅耳赤，勉強應道：「小弟亦不敢貪人之功，以為己利，只求免異日之虞而已！」邦輔又向林岱道：「兵貴神速，遲則機泄，公子可回尊公營內，整點人馬，即刻起行。」又向文煒道：「你係主謀之人，若得凱旋，其功不小。」眾人散出。邦輔又坐催宗憲發了令箭，點三千兵與羅齊賢等。復到二總兵營內，打發各路兵將起身，然後入睢州城公館內，發火牌催督軍餉。胡宗憲在營內一無所事，守著自斟壺二三把酣飲，嗟歎而已。

正是：

秀才抵掌談軍務，巡撫虛心用妙謀；諸將捨命平巨寇，軍門拼命自斟壺。